

同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下)

同安縣志卷之二十九

記

蘇丞相祠記

宋朱熹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

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休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祀焉而記其意如此以示邑人云

朱文公祠記

祠爲知縣毛當時所建

葉通

初新安先生朱公爲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
時祀公學宮昔孔子旣修明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
而黃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爲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
所受未有博探詳攷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
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一歸於孔氏矣
姑設祿利毆縻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
無有知者徒爲短挾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
發明孟子不言利爲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
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元併

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
愈大會參翺尊子思矣噫三千年閒萌蘖汎濫若無
所底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攷知本統所
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爲之傳揭大學中庸爲之教
語學者必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然後序次不差
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今
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
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肯於一室之內
而不以是心爲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辨於毫

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學莫
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
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痛
也科舉痒疴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予學去而宰
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大同書院記

元林泉生

永福人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
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簿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
理學凡文公舊所講習之地悉爲立學設師弟子員

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將興舉
墜典何如眾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
剛度材之良宏宇峻陛列廡崇堂建殿以奉先聖作
戟門於殿之外又爲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祀文公
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奎配講室齋祀如邑學旣成
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
許公爲閩海憲使卽爲上聞請額於朝以列學宮邑
人榮之他日師道遣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林泉生
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

風記之不辭按傅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簿卽
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者十年盡得濂洛要
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
爲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
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爲高士
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敝則必葺俾勿壞同
安多所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
爲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簿之爲官
微矣何三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予嘗讀諸子之書

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
宜其身歿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
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爲聖賢哉窮
理盡性之無其師則智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
門塞則强者爭岐柔者畫焉寥寥千有餘年天生周
元公於春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
以爲師弟朋友傳心謀道上繼墜緒燭幽啓鑄盡破
羣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
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

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
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也大矣及龜山楊氏載
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
慮四子之書廣大宏博初學不知所入嘗與呂成公
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
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志學而無師友者
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卽斯言也
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無窮而生聖賢則
曠千古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無學聖賢不可待

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擴前聖未發之蘊
開後世入道之塗使聖賢不生志道者得由書以悟
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學矯揉致
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灑掃應對之童服習忠
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則其成材也易又
慮學者以大學爲大不可升以中庸爲幽深元遠不
可能以聖賢爲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
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懼以入中

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閒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爲訓使致力於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心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下學資後世者也故自朱子之言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靡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尊崇朱子故詳爲之言或者因余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

之之爲崇也師道名公俊孔子五十三世孫也聞海
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德又
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
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
翁孔克原都璋邑吏林英皆服勞集事附列記於後
云

重建梵天寺大雄寶殿記

陳仲述

同安之北去城不二里許有山曰大輪有寺曰梵天
山勢蔚然深秀若天台鴈宕勝甲一邑寺剎於情唐

開徹僧庵七十二所爲一大區宇迄今七百二十有
餘年元至正甲午燬於寇莽於邱墟又三十載當我
朝洪武之十七年民休養生息財力旣贍浮屠氏乃
談因果以振民所棄尚者而導之信嚮時住山有無
爲師解刻苦進修行孚一時民知敬慕遂鳩眾力以
大營繕法堂僧舍次第俱興於是經營大殿棲佛像
其徒智性合謀協力欲以承順師意宏顯宗教取材
伐石海浮陸運不較遠邇僦工傭匠民獻其資不召
自來經始於洪武十八年之十月越明年告成潭潭

秩秩鳥跂翬翔山下遂爲改觀過者喑喑讚所未有
未幾而無爲歿於京智性適承其乏佛之未設者減
表飾位置瞻望赫赫焉今年乙巳余接事至同安樊
襄李文郁以鄉貢士典教邑學狀其事求記於予惟
佛氏之教行乎中土自漢迄今亦既有年然未有不
因民之力以興其事苟四郊多壘四民失業山川鬼
神鳥獸魚鼈弗寧其居父母妻子不保首領佛宮道
宇廢如掃焉況欲舉其旣墜稽於元季近可知也我
朝再新宇宙眾內外罔不寧謐民樂生好善旣庶旣

富一氏之教亦設之以官俾屬其徒民於是益知崇
信昔之焚蕩無餘者咸復故輪焉奐焉覆被山谷然
則梵天之復雖由無爲師解倡之於前智性成之於
後材足以任其事行足以孚於人故人樂趨其事然
而國家安養斯民之功太平之盛觀有在於此不知
帝力可乎哉遂書之以爲記

正統重修孔子廟記

李賢祐

洪惟聖皇嗣大歷服化絃更新而於大事尤切宸衷
越九年庶政旣效尚慮郡縣學宮暨應祀壇廟歷年

既久風雨損壞特勅天下有司時加修葺甚盛典也
凡在臣下罔不殫乃心力以祇承休命福建大藩臬
重臣咸調僉憲姑蘇陳公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擢今
官攬轡八閩者再練歷老成程督繕修非公孰宜於
是公有行部漳泉之行比至大同邑庠顧禮殿暨東
西二齋廡殆將傾圯公愀然曰凋弊若此無以稱上
意旨乃端坐於明倫堂召父老集民之饒於貲者喻
之曰噫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
有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

作而言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天可忘乎
常敬畏之如父母神明日月雷電也人不知有父母
神明日月雷電則狂驚聾瞶而已今使若等去狂驚
聾瞶以服聖人之教可乎僉曰諾於是忻然聽命舉
發帑捐貲鳩工庀材公慨然以興繕爲己責爰合縣
尹滇南張節二尹興寧何文宣協心殫力蚤暮而經
營之教諭三山方立訓導三陽盧晟古康鄧朴實左
右之是以民庶子來咸樂相其役用是先致嚴大成
殿建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次集文公祠及講堂齋

舍加飭聖賢像及禮器皆煥然一新而凡所宜有者
莫不畢具斷削雖由眾工之手而規制皆出公之心
協助雖資民庶之力而經營悉發公之畫公雖公事
倥偬至必詣學一視誨諭諄切材必良工必善規模
必宏遠而後已凡一木石之惡一工匠之怠審視程
督奚啻若治家事故其作不苟而減之者無難也肇
工於正統甲子冬十一月朔旦越明年秋七月哉生
明訖工氣象巍翼龔密堅緻瓴甃圻墁黝堊丹漆覲
首有加焉落成之日行舍菜禮邑之父老咸扶匐來

觀因入言於公曰吾儕小人熟視自昔修造之功未
有如公用心之至者廟貌巍嚴亘古所無今及見之
公之加惠吾民不其厚歟且嘗聞之爲民上者而不
以聖賢大道教其民是棄其民也今完廟以崇祀典
作學以廣敎事其約民於道至矣使爲士者游於斯
息於斯而不知所以自勵是棄其身者也公復之曰
紫陽朱文公嘗簿是邑倡鳴道學其閒秀士必有
沾其膏馥者夫以秀而知學之民而生長於文公過
化之地又際遇聖明崇儒重道之日誠千載一時也

何其幸歟士寧有不自激昂而奮發者耶僉曰然請
記修廟日月以告來者公弗能拒屬予爲記鐫石於
櫺星門之左

重修高士軒記

羅倫

永豐人

宋文公朱先生之初試吏同安簿也名其燕處之軒
曰高士而自爲之記世與運推廢與興尋今劉珣器
又因其廢而興之累數年之力而後成之旣適倫以
言斥提舉海舶泉南同安隸泉郡因得拜公祠下訪
珣器所興之高士軒軒在縣治西北隅列屋數楹以

閒計者二十有二刻記於壁牕戶疎爽草木嘉卉有
光舊觀門廡庖溷畢具屬倫記之倫曰最乎高者天
也人受天命以生高一也士獨以高命者以獨自高
其高高不以人而高以天也士之列也聖也聖回大
則聖也士之高者也士之獨自高而幾乎聖則高以
天也高以天而命之曰高宜也故顏子之仰彌高子
思之極高明孟子之尚志皆希聖之高以自高其高
非以人以天也之人也之高也雖不遭也有可爲乎
彼漢之高士廼謂士不可得獨自高必遭則亡不可

爲也此高以人非天也公所以譏其未覩乎高也公
之自高也居敬窮理以立其本而又反躬以踐其實
必使人欲渙淨天理純完浩浩乎駸駸乎聖同天公
之高天也非人也雖不遭而亡不可爲也孟子所尚
子思所極顏子之所仰者也後之士也由公以遯孟
由孟以遯思由思以遯顏尚之又尚至於無可尚極
而又極至於無可極仰而又仰至於無可仰若乃而
高可幾也若乃雖不遭而亡不可爲也若乃而命之
曰高亦宜也後之士也公之望之也固如是若乃口

耳乎是貌像乎足以媒利祿囹聲譽一獲幸焉則志
誇氣燄麾雲霄而軋山嶽授以一命而盼羣黎無異
乎一狼而牧羣羊也猶且施施然號於人曰吾士也
高莫吾若也何異乎處園囿而目爲鈞天者哉公之
望後之士者固如是哉書此以復珣器以詔於後之
士有志於高者亦自卑而升之一助云

儒學藏書記

林俊

莆田人

化習而成者也刃礪善割玉錯之而成器焉有始之
鈍與瑕者哉學以致道也羣聖人之經道之堂奧史

子其藩籬經術也其畔而去其惡足存哉它山之石
攻玉不善人者善人之師推其隱以自創也同安文
公過化之地督學憲臣劉先生玉思習之匪專而化
之弗似也謀輯書於邑大夫楊敦二賢世顯臣家祖
尙名教聲響和答購書凡若干種廚之學宮以公肄
業者之所從事端其習而化焉夫金匱石室出內祕
書樓一家之書孰若闔庠共物嘉惠之無窮哉或謂
臯陶稷契無俟於書古者見書之難今之書多且易
致而學率弗迨以爲書病夫人願自植何如張茂先

博洽無比歐陽永叔曾子固爲世文宗皆多書自助
猶求之言耳因言以求其心體諸身將久而化矣孔
習周顏習孔今之習已異是又焉望其歸之同哉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殆甚者則書也
者其善利之閒乎

皇明科目題名記

林希元

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年大比鄉大
夫考其德行道藝賓興其賢者能者升之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

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國朝以經
術造士三年大比鄉大夫論士之秀者薦於禮部曰
舉人禮部論舉人之秀者獻於天子而廷試之曰進
士其不中式者令卒業成均試政府部需次銓曹用
之爲府佐縣令等官卽成周之遺法也而國章損益
其制視唐宋爲尤備然其試也不以德行而以道藝
其所謂藝亦非成周之舊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取人而一於言欲盡得人其將能
乎如唐柳宗元宋王安石百代文章宗匠咸由進士

使科目果足以得人則二人者當與稷契伊周媲美而宗元乃入王叔文之黨流落終其身王安石乃作新法誤國殄民卒基宋亂則科目不足以得人非其明驗乎然士生其時舍是則無由進而豪傑之士亦出其間如唐之宋璟張九齡宋之范仲淹韓琦者不爲無人故謂科目足以得人固不可謂科目不足以得人亦不可善乎宋太宗曰朕欲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斯不易之論也夫人才國之所恃以立科目人才所由

以出也科目不盡得人則科目之法母亦未善乎愚
嘗思之國家之理亂皆原於天天將開一世之治必
生賢才爲之用如欲亂則基之者自有其人開元之
盛則姚宋張韓等爲之用天將禍唐義府林甫之徒
出矣慶歷之盛則韓范富歐等爲之用天將禍宋王
呂章蔡之徒出矣君子小人之進退皆天也科目其
如之何末世滋僞今而欲行古之道則奸僞益滋其
弊豈止如科目而已哉故科目於今決不可廢前輩
謂無情如天地至公如權衡蓋誠有見乎此愚考趙

宋三百餘年同安舉進士三十六人爲名宦者十九
如丞相蘇公頌忠節蘇公緘以及侍郎劉公遠吳公
燧少卿林公棐諸公皆翹然百代之英謂科目不能
得人可乎我朝自開科以來僅一百八十年舉鄉科
者自陳顯以下九十人舉進士者自李容以下二十
六人人才視宋爲盛國祚方興而未艾山川生人無
閒今古聰明傑魁之士應運而生由科目而出者後
先接武道德功業文章豈無如二蘇諸公以佐國家
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者乎縣學舊有碑記歲久而

學博北城陸君佺謀於縣大夫石坡彭君士卓徹其
舊而更作之細考國朝開科以來舉人進士姓氏與
其鄉貫歷宦而備書之因以記予屬予幸列名斯石
又石坡北城之命不可虛乃不辭爲之記

文公書院記

在梵天寺後

林希元

昔文公同簿旣去而人思慕之乃於學宮之東闢地
建屋前奉先聖後祀文公制如邑學賜額文公書院
其時前元至正歲庚寅其人邑令孔公俊其額海憲
使許公覃懷爲之請也至正甲午歲學宮書院悉燬

於寇國初洪武己酉歲邑令呂侯復仍以書院舊址
重建儒學列祀於學宮之西成化壬辰歲邑令無錫
張君遜又擇地於東門重建文公書院前爲講堂刻
公神像於退軒扁曰畏壘庵蓋用文公在時假寓民
居之號以致思慕之意其制雖異於舊其爲學者藏
修之所一也無何復無良有司書院鞠爲府館人有
恨予思昔文公守漳建書院於開元寺禪刹之後
題其門曰十二峯送青排闥從天寶以飛來五百年
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公非耽山川之勝也其用

意深矣同文公始仕之地梵天又其時常遊詠之處
故余用文公故事欲作書院於禪刹之後以補東門
書院之闕未有任其事者既而學憲康僖邵公銳至
予告之公欣然乃相與登梵天訪文公舊跡歷方丈
戰龍松至瞻亭石命席中坐四畔諸峯皆會公顧邑
令安福劉侯裳曰次崖之議予其成之侯乃命工治
石當坐處作亭臨文公瞻亭二字於上將作書院而
改官去其事遂寢嘉靖癸卯年郡祥刑太倉葉侯遇
春視篆同安予以告侯毅然爲已任乃商工鳩材慮

制當寺後建書院其制如前移文公刻像於畏壘庵

供奉加嚴焉工既出水而侯去自後縣官屢易未有

卒其業者王子夏學憲鎮山朱公考校至得南勳部

洪郎朝選之書乃特加意率予往觀慨然興嘆責

於邑令番禺彭侯士卓乃召匠興工命巡檢李余

重其役予時臨觀之兩閱月而工告成登堂四望背

若負屨前若凭欄一水環如帶兩峯齊出如車輪

同山東峙西山夕照同之山川惟是專其美焉文筆

三峯秀出於其北天馬金鞍寶蓋三山森列於西南

鴻漸東翔而倚天表蓮花西吐而插雲端大海前嶼
島嶼出沒如畫圖凡同有名之山咸於是獻其美
天地之化四時相禪於無窮山川景物因時而變無
盡狀亦無盡觀經營之始不圖其勝之至於斯也予
聞君子之學有藏修有游息咸取助於山川杏壇之
教舞雩之遊沂水之浴武夷九曲之歌皆其著者滕
王之閣岳陽之樓醉翁之亭山川非不美也不過供
遷人騷客之遊詠與增其悲喜云爾於學者奚補斯

院山川之勝視南昌岳陽瑯琊咸不相讓視天寶之

十二峯又似多之其於泗也之藏修游息所助不少
寧不繼美考亭上望洙學者與予有感焉今老子釋
氏之宮廢其徒僕僕焉極力以營之不恤其窮與苦
吾徒讀孔氏書以取富貴當民社之寄不費已之財
力視其宮之廢而不省亦獨何哉斯院之作前朝賜
額比凡不同自文公以來歷年四百作者僅二人再
廢莫興葉侯倡之而莫與和之閱八人十閱歲至鎮
山公而始成今計其費所用不過白金十六視前費
僅十之一耳而莫之肯任非遇鎮山公寧不廢爲墟

莽也與噫公之興學作人繼往開來拳拳之美意咸於是乎在予忝初議喜其功之成方頌公之美既而縣令與邑簿徐君正敍文學陸公佺等以記請乃備其興作始末勒之於石一以存文公之跡於不沒一以志鎮山之澤於無窮焉耳公諱衡字仕南鎮山其號也江右萬安人壬辰進士

酆邑令創建學租記

王佐

記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于也未有不先於學者而其制則至周爲詳民自比閭而上莫不有學有師故

其學也不待舍去桑梓裹糧遠涉充然自足於服田
力穡之餘朝饔夕飧以歌咏被服乎先王之教是故
上之於其士則惟以教善爲忠初不憂夫士之或有
懸磬士之於其身則惟以仁義不飽是懼亦不虞其
飢寒之猶有不免也王澤涸厥制荒矣我國家稽古
建學斂民之秀者以游其中立學官教之命有司提
調之而督學憲臣復時校拔其優異者餼廩之凡以
俾之心專慮一優游厭飫乎德行道藝之實而外無
所分焉顧其勢或不能以兼養而士之貧者至無以

自存故復有學田以補助之是廩有定數也法也學
田無定數也法外之仁也法之所在雖中材猶罔敢
失墜而仁之所在則繫師帥之賢不賢耳同安無學
田舊矣而創自大夫吾是以知大夫之賢之加於人
也大夫莅吾同約已裕人政平賦均煦煦焉視民之
飢飽寒燠眞如慈母之於赤子至其所惓惓者則尤
以端士習育人材爲已任嘗曰士民之表也習弗端
則俗靡材弗良則朝家之棟虧茲豈異人責耶於是
旌別課試殫厥心力譬如翔雲流光神龍驤首人士

鬚鬚改觀矣又嘗謂操瓢與篳樂道無悶惟顏氏子
能夫人不皆顏也雖其間能卓然自樹有志於屢空
之學而不繫夫養之有無顧婚喪大事猶責諸隣保
姻戚以相賙助者士獨可少耶於是核溪壩南橋之
郎稅舊爲勢家所有迺以法清復入官歲凡金七十
八兩有奇而以若干代酤榷之輸以充餉若干代學
之租以惠士而貧與婚喪者則以聞諸師若友則告
於縣有司受給焉冒昧乾沒者有禁斂散職掌者有
籍有人爰復其事於當道咸報可褒嘉檄下士欣欣

相慶曰是我賢大夫之賜也閒一日學諭林君伯表
司訓胡君好問許君天民帥諸士洪居正葉清馬廷
驂劉夢尤輩咸造余曰願有志以昭茲貽來余辭固
以請乃言曰譽髦咏於周詩不費美於魯論而大夫
兼焉茲非大夫之賢之加於人耶定當代之漏典舉
昔人之所未備茲又非大夫之賢之加於數百年而
上之吏於茲土者耶且俾後來繼今者皆承休衍慶
則大夫之賜爾諸士以及吾儕孫子將永永無疆矣
且諸士之不能自己也雖然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大

夫之樂育茂矣醉酒飽德言飽仁義佐願諸士之力
進於是以爲大夫美報也大夫名一相別號宜亭江
西豐城人起家進士政成甫三載云

榕溪卻金亭碑記

傅鎮

縣治迤東五里許是爲榕溪卽今迎送之路相傳故
令尹張公卻金處也榕溪荒落無亭由令尹公卻金
始亭亭因以名按公諱遜字時敏常之毗陵人也成
化九年歌鹿鳴而來開誠布公湛恩貞守都鄙不煩
上下和洽於是始揭於扁曰民不畏吾嚴而畏吾廉

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能生明廉則民不擾斯足以知公之政已未幾銓司嘉其賢擢知福寧州去去之日百姓攀號不欲去行閒有數十老人爲齋金數斤從榕溪來贖之公辭焉旣又至洛陽至三山公皆一一慰遣之今亭下有碑大書張公愛民父母數字迺耆老蘇存明輩所樹也惜時無能張大其事公之德政於石竟不傳嗣更有聲於郡若縣又槩爲之立石參附其中遂使四方賓客往來歷於斯亭雖欲循名核實莫知誰是誠可恨也嘉靖四十九年待御王君

接治之三月道經焉顧以問楊丞清曰卻金爲誰得
非余鄉先達時敏公者乎往太保秦鳳翁爲余言之
不虞今之歷於是邦也厥徽備矣而使之浸久無傳
可乎於是傅子聞之曰美哉觀風乎爲善者力矣夫
風者勸之所由生也勸將來而以勸諸往者也故聞
風激烈廉貪立懦者君子之介行也入疆問俗弔古
懷賢者上士之達觀也且夫感勸之義是惡可少哉
余閱漢紀蓋至於劉寵被徵去而與會稽父老相慰
勞雖問遺不以爲嫌今讀其書想見其人以榕溪事

觀之古今人用心豈異也夫同敝也久矣往長吏誅
求日富龜貝金玉錢帛之征有不當意卽日撻而俟
其應也而況不受其餽乎百姓苦於輸給惟恐其長
吏去之不遠也而況攀號與相慰乎嗟夫前事不遠
後事之師吏茲土者可以聞風而起矣今天子擇令
以牧其民如植苗望其達也王君奉命誅墨禡奸以
肅百僚辟之力田培植芟夷勿使其或妨之而又表
往以勸來揚一以風百登斯亭也循名撫實勃焉若
有興者伊誰之使哉或曰張侯距今七十餘歲若政

與行猶時時見於故老論說觀風氏如有采也以登
之史俾後君子得覽觀焉爲必爲張亦可也公仕至
福州守同人春秋祀之今不朽云

嘉靖己酉重修儒學記

劉汝楠

治非化不隆化非賢不宣賢非學不尚君子如欲宣
化尚賢其必由學乎學士之囿也囿不治樹藝無所
蕃殖學不修章縫無所居息決今之守尹古之諸侯
也蓋上之委任而下之所師誦焉者其要在於興學
以崇賢化民而成俗此其大致也古之稱賢長吏如

漢何武文翁之屬夫皆其表著者何公行部必先卽
學宮見諸生試之誦論然後入傳舍文翁修學治宮
於蜀郡多從明經飾行者與俱出入閨閣而蜀地之
學者比於齊魯是故良吏之所屬心學宮之所廣厲
夫然後賢者有卒業而不賢者無游談而徒以緣飾
觀聽哉郡侯岱麓吳公承檄祝篆同安翼日詣學宮
引諸生考問失得廼流觀堂宇展省器備於是喟然
嘆興於學然尚以部務倥傯亦未遑庠序之事也頃
之有事於先師廟廼命工作祭器鑄薰鑪易堂

序之甃甃新塞門之櫺檻几席鮮明欄廊斧藻外而
城垣之側陷及於谿水之紆流亦皆繕治改正不日
殊觀於是學宮弟子遜業承休莫不簪簪然歸美於
侯矣今之爲郡邑者執掌簿書形神彫敝至於黌宮
校舍鞠爲蔬圃曾不以加其眎聽其視侯之不費時
月不病公私而章縫之士羣然有所居息者眞若純
糝之不相類矣古稱何文今美吳公而尚謂古今人
不相及哉侯諱嶽直隸武進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
以南京國子監丞來判泉州其治同安甫六月往往

有善政而興學其一云

歲貢題名碑記

劉汝楠

明興以來至於正德嘉靖之間人才稍稍倍加於舊於是碑石姓字充斥廼學博四明陸君佺以告邑侯番禺彭君士卓始命工伐石列科貢而二之仍各爲一碑屬予紀其事重選舉也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故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廼其幽隱而遺佚而後天子昭之禹則九州任土作貢自瑤琨絲枲羽毛齒

革而下皆充貢篚周禮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禮嬪器
幣財貨服游物之類而貢土不與聞焉夫天地真精
之氣敷於九土不生材則生物故材以任官而物以
致用其爲有利於邦國一也國家造士之制郡縣各
置學官弟子有司以時考其經術道藝分別第等閒
從而廩餼之三歲大比則賓興其明經中式者升之
於禮部而會試焉禮部貢舉其明經中式者射策於
天子之廷承恩賜第謂之甲科士之抱經術道藝而
願策於時者咸以是爲高等云其在學官有廩餼者

雖不獲舉於鄉亦得以次貢於禮部使卒業成均有
乞除學官者聽國家愛養士類而量材補秩恩施亦
云博矣夫士生盛世而處幽隱常慮其不昭昭矣又
慮其不躡高等乃或昭之又從而高等之而其出也
不足以抱功其居也不足以善俗不以爲名又因以
爲利甚者乃充貲而得邑則夫登名於是石也祇足
爲後人非笑之資焉耳而又奚擇於科與貢也

嘉靖重修西安橋記

許福

同安西北負山谿壑委積瀉道西溪盪擊暴噬民甚

爲病宋元祐閒邑人許宜浮屠宗定駢力爲橋脩一
千餘尺廣並九石通水一十八門翼以扶欄如其長
之數而兩之殆使行者易危以安故卽以西安名嘉
定末年許巨川嘗輯其壞二道垂今三百餘年護欄
閒圯梁石中折大勢寢不久安後林葉大夫首捐貲
募役治其傾壞完其壯固不旬月而事集坦若繩削
煥然有浴陽之觀士民利之二檜劉先生進許子言
曰大夫之政優矣乎何其及於道路橋梁而治也又
曰大夫之惠其遍矣乎何其利務民於遠也請子記

之許子曰記也者志也志必以其志予觀大夫之志其將以垂教矣於惠與政乎奚足乎夫舟危而橋安治民者必爲之防危而卽安隆仁義慎刑罰之謂也民知舟之必危一日不治則不敢用以橋爲必安雖歲月積弊以就崩解而不知畏故用仁義之道必救弊而補偏而入於安全用刑罰之道惟矻頑攻昧而去其已甚仁義起教於微渺刑罰禁暴於章明其安危之不相逮至明也然用之不得其道則刑罰之失民重戒備仁義之失俗日凋瘵其用安之不如用危

至遠也君子於是乎慎所以處之者同安風土瘠薄
民性剽疾葉大夫率從其厚悉以向化三年績成行
將入試於后以膺大用慮仁義之道垂久而弊也故
作法於斯橋以詔來者夫措民於安其弊猶危措民
於危弊將若何哉繼大夫而有作者觀於斯橋可知
教矣大夫諱允昌字順德浙之慈溪人也性善任事
自入官邑治無湮廢啓聖鄉賢名宦祠宇畢建城郭
山川井野市里原藪渠麓利罔不與其足觀教者不
止於斯橋也予故志而傳焉

師儒題名記

劉存德

周制居民自十五家以上皆為之學而其建官至三百六十皆無職於斯惟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考其所謂老則三公之老而致仕者為之二鄉一人焉蓋貴德尚年示無有尊而後民知敬學也立生於時自道德性命禮樂器數之餘不見異物且必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官之四不率教而後屏之其屏之也民知背其師之罪其用之也民知信其師之功惡得而不知有師也哉是故師道明而教易行雖幽厲

之微孔子猶得而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以師道行於
下位其卒也七十子之徒皆得而師傳於列國至於
坑焚之餘而儒術始絀焉漢興未遑至建元下賢良
之詔郡國之眾對亡應書董仲舒乃以建學置師爲
請而後世廣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但其制不
師古率以師儒之職隸於六官而師道無常尊矣師
無常尊則士之所以信其師說如神明父母惟有得
於達善繼志之學者能之而非所以望於人人也宋
臣追論其弊至謂庠序傳舍師儒路人不亦甚乎我

國家酌損古典以開至治惟學校貢舉之法稍因近代然則政教畫一道藝同歸師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雖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亦安有錯之不正而施之不行者耶同安爲紫陽首仕之鄉一時學者翕然師事自許升而下蓋有數人其所聞誠意正心之說傳之彌廣易世未亡雖授受失真終無詭異故其爲士或不免於負俗之累然皆易與言善而不敢安於顯過及其出而爲仕莫不懷名遠辱矯勵行義惟迂愚不度妨忤於物則有之及觀其所尚皆未

有失所豈非紫陽流化於遠哉若是乎惟患作之者
無其人耳時以憲學鎮山公端本於上興起正學師
儒北城陸君佺以宏博精微之蘊足佐下風王君尚
賢屠君材亦皆敦樸以先諸士故士之洗心勵行講
藝興事而服習於教化者視昔有加也詩有子衿以
刺教廢則反淫僻然則俗正而教化可知矣於是聚
而論次期鳴盛於不朽迺以鎮山公之績鐫於紫陽
書院以開後學以師儒題名屬存德爲之記復勤諸
友陳幣以請是記也自北城諸君始而後民知有師

也其等而上之而並存者何懼有如北城諸君之賢之爲師而世不及傳之也其不賢者不嫌於同辭何則不賢者賢者之師也是皆所以勸也

仰止亭記

洪朝選

出東門里許有山焉自東北而來旁礪蜿蜒勢如車輪以其形得名故謂之曰大輪山山之麓浮屠氏之宮據焉始爲叢林時有七十二區其後旣併爲一則其地愈拓而其規模氣勢務與山相稱故其宮殿巍

峩層樓聳傑門閣靚深庭除廣殖肖神之象說法之

堂棲徒之居繚宮之垣靡不雄壯鉅麗擅一邑之觀
宋熙寧中始賜名梵天寺圖經所謂興教者始名也
循寺之西廊由選佛過祖祠躋石徑而上造其巔平
曠夷衍可坐數百人由巔而望向之巍峩雄壯反在
其下邑之東西諸峯羅列環拱獻奇効秀大海出於
東南巨浸稽天洪波浴日風雨晦明殊狀異態漁帆
商舶隱見掩映海外諸島南連窮髮東際六鼇若有
若無近則東西二溪流於平疇綠野之間輸會大
海咸在几席之下數百年來無人發之嘉靖壬子今

大司空萬安朱公衡始以督學副使至余時爲南司
勳移書告公以朱文公曾爲同安簿職學事而嘗遊
止於此山今寺中尚有其詩與字謂宜構書院一區
以祀文公而俾邑之士子藏修其中庶可以講先賢
遺風於不墜且其功已有緒木石瓦甃已具而始事
之人代去若遂其前功則財不甚費而於學者有益
公欣然任之由是前堂後寢煥如奕如移畏壘庵之
像主祀於寢中配以呂大奎許順之二先生中爲講
堂外爲門扁曰文公書院來學者常數十人莫不遵

行文公之教而嘆公之能發茲山之祕以嘉惠來學者也隆慶戊辰上高王侯適來令茲邑登茲山之巔進謁文公顧大奎順之二先生之神主宜別庀而乃棲之文公之几上爲非禮則令設二几而併新文公之几余時方以致政家居謂若增修書舍十餘間使學者得有十餘人誦講其閒於興起學者爲切侯聞而是之市材募工委官董治踰三時而書舍成侯猶以爲未足於書院之上構亭名曰仰止以爲學者遊息之地於是士子入而休於書舍之中則有以究遺

經習故業出而登於斯亭之上則有以仰前修企先烈掌教吳川林君伯表分教北溪蔣君喬華新會譚君文郁嘉與士子樂育造就感侯之誼謁余記其事余惟自老佛之教興凡天下名山水率見據於二氏其尤名勝佳絕之地如太華衡山匡廬天台嶺廬道院無慮以百數然石鼓岳麓白鹿天台書院之名亦聞於天下則書院之設其來蓋遠而未嘗不在於名山水之區何其符也蓋學惟在人若其舒發性靈收斂身心取則於山取象於川其於山川不爲無助焉

及其敝也以嬉廢業以俗妨正以似亂真反不如二
氏之專精苦行能竊山水幽寂之意以資其學成其
道夫古之教人使習其手足於舞蹈養其耳目於采
色聲音範其身心於盤盂戶牖凡性之偏駁心之好
惡靡不有法戒防禁而尚有不克成材之懼今古人
之教一切皆廢而獨使之藏修於山水之區以全其
純一不二之真機發其周流無滯之妙用顧復不能
然則何以成德達材而底於古人之歸也吾邑之山
雖不能如太華衡岳匡廬天台之勝而書院者據高

處僻遠去城市之誼囂專有泉石之佳致於學者甚
宜而文公者鄉之產也祀於其中又有合於故國之
誼誠使士子之來學於斯者能思文公之所學者爲
何若立於朝者爲何若仕於州郡監司者爲何若退
而處於家者爲何若朝夕相與切磋精思力行務有
以追前賢之遺風然後足以稱賢有司建立作養之
盛心若徒色取而行違言是而心非高者剽竊文義
掇拾語言以資科第榮身家下者羣聚以嬉此則凡
民之不如雖興起之猶爲不能也何足稱曰士哉王

侯才高學博下車以來興廢補敝振幽扳滯其善政多矣而於養士作人尤爲孜孜歲時立會課文具有成規可循可因當興此役之時禁令新頒一錢以上搖手觸禁侯錙積銖斂麻緝縷績工以告就費不及民是可書也凡書舍十四間亭爲一區王侯諱京字來觀別號咸虛江西上高人隆慶戊辰進士督工者爲巡檢謝廷詔吏吳仕達老人董望伯云

重建縣官題名碑記

隆慶元年

鄧一相

朝廷建邦樹侯設官分職務和人民以登諸理而於

縣職尤加意焉以其於民最親而治忽爲易致也同
邑負山濱海古閩越地任茲土者代有其賢而先後
著稱能以其邑爲望邑者必曰紫陽朱子嘗作簿於
此竊以爲人固私於賢者耳及考記載言公蒞政纖
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但賦稅出入之簿逐日
檢閱以防吏胥之弊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
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增修講問之法日與論說聖
賢修己治人之道秩滿俟代在同凡五載至於假民
若以聚友生之嗜學者如許升輩皆以成名儒則其

所爲之事固士君子所得爲而中材或以爲無難者
惟公本之以誠意正心之學非若後人之託於公而
復營其私無其心而徒爲其事勉強於一時而不能
持之於永久者之所爲也是以其感人最深而流澤
最遠耳余一相自髫髻誦經卽知有所謂紫陽夫子
今以試任獲徼其人民社稷之遺凜然惟棄褻是懼
且其地方瘠薄民性慄悍而居無積聚故囂於訟而
逋於賦者恒多惟得情而以誠動之信其程則而以
義責之則亦未有不質成而輸其上者雖有習俗之

士亦皆易與爲善而不敢安於顯過則固紫陽之化在於人心而未嘗泯者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苟以直道使之則雖以同之民爲三代之民無不可者而獨如紫陽哉日方與僚丞黃子昂諸君登牧愛之堂觀官序之石指顧往哲得無忝於紫陽私淑者有若而人求之而不得其善者有若而人森然並列勸戒具存自後無復餘地矣黃子請曰將無以書來者盍更之屬余爲記余固知士君子之立於世必有不待石而傳亦夫嘗以不傳而遂已

於爲善又未嘗以爲善而遂必其傳是石之立固無
繫也但舜與跖居如媿與姸對苟使改其不如舜以
其如舜未必如媿者之必不可爲姸雖下愚必所
不吝夫子言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嘉其心之
公善也是舉也苟可以興起夫人蚤夜之思而特以
成其千百世之名則斯人之得爲朱子之徒者皆吾
與之也所以公其善者不其至乎夫何吝而不爲哉
乃礮石而就之

梵天寺重建法堂寢堂記

趙道生

晉江人

同邑東北二里有山曰大輪蓋以其狀如車輪得名也上有寺曰興教創自隋唐間歲月不可考爲庵七十有二至宋熙寧中始合而一之名曰梵天禪寺爲同之禪宗同之寺五十有八咸取則焉元至正甲午山寇竊發燬於火明洪武丁巳佳山無爲師首建法堂越明年成己未復建寢堂於上十二月成於是方丈賓次廚湑相次繕完以庚申歲六月十五日將率其徒以居屬余記之余曰自摩騰坐法蘭載道而東中國始知有佛達摩面壁少林天下始知禪之爲教

凡五傳而散爲千萬數百年閒天下名山小有奇勝
僧居僧刹其布星列而泉爲佛國高僧異人接踵而
出梵天百里望刹草莽邱墟司席者不知幾何人口
位他用常住物恬不爲懼垂三十年未學晚道不知
叢林之爲何所可勝惜哉夫堂所以寓法也寢所以
寓僧也純乎天之謂佛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謂法
一疵不存萬里明瑩之謂僧法以嗣佛僧以嗣法曰
法曰僧如淨月輪豈必崇堂峻宇而後有寓耶古之
人固有巢居穴處至於成德者後世爲之立綱立紀

建堂豎寢而後法有以立僧有以守豈人心之不古
抑時運使然也無爲之崇是堂寢得無意於法僧之
寄乎且日與大眾講楞伽般若金剛經於內暮則跌
坐禪定以至夜分雖其職之當爲蓋自福莆以南未
能或之先也後之登是堂者當思其何所爲而爲而
爲其當爲則師之志得是爲不徒爲矣師名師解湖
廣人號無爲自辛卯歲入閩凡三住是山云

重修同安縣儒學記

萬歷壬辰

李獻可

吾邑有學餘二百年所吾黨諸君子居則蔚然於六

藝之林出而以雄才理學直聲震天下日逾顯融而
學之宮日就於頽塌從外視之猶翼然宮也窺左趾
於階則繡花從椽題下染鬚眉如搏沙升堂而朝日
穿屋漏照臯比若管中斑颺大颺颺大作鴟尾搏羊角以
去捲屋瓦駢駢作車聲陰雨時至綢繆無策徒相與
仰盼竊嘆爾泰和曾君一歐以邑薄守令事且得代
來謁徘徊不能去曰以某之至於斯惡焉代斲誠無
所辭素飽獨柰何視瓦毀墁畫使守先王之道者處
無寧宇甚於無闔閭以蔽吾儕也則素餐孰大於是

且也一邑之政誰其口之顧廼於此獨以越俎爲解
人其謂我何廼檢所署緩金若干趣以付梓人及朽
者不足則益以所餘月錢又不足則戒諸役曰如勿
亟延之數月可復得錢數囊非敢必苟完也顧方畢
此爾凡四閱月而後竣由先師廟而廡而廟門

而櫺星門由明倫堂而齋而廊而儒學門暨諸祠宇
繚之以垣可數十百武且無改於其舊而代腐以堅
代毀以完糞飾而堊斷聯而屬蠹焉穹焉煥焉飭者

新耶學之師儒旣慶其新因念新之易故故且未易

新而新其故者責又不數數任也求記於余將伐石而鐫之以俟諸久以胥勸於大誼余惟學之設以羣士也其大者在修先聖之道以揭諸中天而炳於日星次迺大小兼識以勿墜昭代之憲後先相紹以獲與在茲之文卽詞藻足起衰節槩足砥逝猶爲瑣瑣耳故環堵而居渠於夏屋蓬華而談美於輪奐檢押之弗迪壇宇之弗修士之醜也蠢迪檢押行勤壇宇而毀畫其瓦墁傷其薪木政在司存諸君子安得而知之第業已歌於斯誦於斯勢不得聽其罅漏弗葺

小補自嫌義又不可造謁當事請益釜庾以破其出入之吝而傷吾不至之操則有坐待其日圯月壞搭焉不支月旦則揭諸儒掇綿蕞先之野外耳然後明請有司改作是圖日縻公錙無論宗廟之美肆外閔中卽數仞之墻營若冀闕產費十金勞倍功半咎將誰任不然曾君豈不知仍舊如之何如其俎豆以俟君子猶爲無咎無譽使旁觀者母以爲名高也者而已之乎凡以畢吾力則數月之錢可以無飽終不可以取刺於伐檀耳余猶記在諸生時聞諸掌故云成

化閒邑丞永新劉君者來守令一修學至今賴之已
迺復得曾君踵茲義豈爲相勸而成耶可相勸而成
是可相諉而已何必爲邦百年而一再值又何必其
非真令也是非成於相勸非成於相勸尤不可無記
以竢夫不待勸而興者也

重修文公書院記

李光縉

晉江人

文公發明孔孟之道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其書切近
而精實明白而易曉使天下後世遵之今自王公卿
相下至宿儒童蒙何人不讀文公之書守文公之訓

奚獨閩人然自文公始仕入同而同安爲過化之地
其後刺史清漳徙居建陽文公之學遂以閩名列於
周程張四夫子之閒曰濂洛關閩而閩人至今守其
學尤恪則同之祠文公謂畏壘可謂桐鄉可謂祭先
哲於社可是宜其書院不第廢雖旣廢而復興也林
先生推文公佛教歸儒之意而梵天與開元並設講
所亦欲使人知朱氏學爲孔孟正脈而西方佛盛不
至與鄒魯同壇耳乃飭文公之教者不在於緇黃涅
槃之輩而反出於緇紳學道之口自良知之說興人

希頓悟之學至有廢格物窮理爲不足事者專門襲
戶異說競新往往自詫於紫陽之忠臣而文公之註
箋幾爲掩抑但使上士覓之無可據之地而下士茫
乎莫知所適從入室之戈竟與社稷而俎豆者果孰
爲得也吾又以知林先生之見卓矣時有沿革事有
興廢而惟山川形勝與道脈爲不壞大輪山如故文
公之事遺蹟如故可憑而弔亦可步而趨然當書院
始議時有林先生倡於前一二學使者主於後是宜
其易爲力然猶築室於更令停閣於數年缺而莫肯

舉舉而不卽成今李侯一動念耳不煩民力不費公帑捐數月之俸新六十年未葺之規令林先生而今曰在當何如其樂觀厥成矣李侯雅意興文以經術飾吏事簿書之暇與諸生講說經義士斌斌向風爲政多遵古法而茲尤其明正學之大者不可無記故記之

重修同安縣儒學碑記

蔡復一

崑崙之水匯東南海故道脈溯洙泗而演閩天也朱子航濂洛達洙泗學李延平而公之爲教實自同安

始則同之廟學其興廢盛衰常望乎天下數百年修
舉之故籍能徵之最可紀者莫如今雲林徐侯之爲
功往修者之力計壽以年侯下車察廟學墜宜興狀
僉謂時詘姑策其近侯曰不永曷修俸於斯金矢於
斯吾敬焉而無苟吾以修教之在我竟如侯言釋菜
之宮講堂肄舍以逮門序百堵皆作拓 啓聖之址
而規崇之眾力和勸木石陶甃奮無穢氣如膚立之
入化爲神幹士喜曰是可百年博士萬先生曰在繼
者之如侯也謂蔡子復一謀所以示吾聞文翁禮殿

代興於蜀以事夫子之道之廟學而侯爲之文翁無
患乎無繼者矣無已則言侯以修爲教之意乃言曰
三代以前學盛而祀弗專漢以後夫子之祀特盛而
所爲學者不盡隸於祀祀與學合昉宋慶歷遂有周
程張呂而系其嫡於朱子以開我明之道化此亦天
也然吾稱異焉古之學也家今之學也遽廬天下
一倫也選於民焉士之而鵠以大人敘倫之事則所以
教之者甚敬而不敢苟故廟之以爲祖類之以爲族

詩書六藝言行有物以爲恆產通其微於道德性命

而所以察乎倫之至博其變於兵賦政刑名物象數
之離合而皆綱紀此倫以無斃於天下凡享祀鄉射
養老論秀合樂勞農授兵訊獄之大政無不在泮與
士行之士家其明倫親民之業而畢耳目手足步心
以赴之居之可以終身而舉而措之有所不能易則
豈有苟焉遽廬而求速去之患哉教學旣衰談性命
者抗物外以自虛課事功者兵賦政刑無忠養之誠
而媮取治辦以博豎名實唯無見於人倫之不可已
而苟以爲名利之途也故修非所修而性命事功之

畝皆歸於徇祿蓋朱子之教吾同已痛言之而深慨
士未嘗立志於學然則今之有志者其未免朱子之
所謂不立者歟今廟學新矣士趨而服其師訓能父
兄乎居業之齋能如工之肆乎祖吾夫子而春秋灌
將精氣能果有屬乎其號穎出治文章者還扣懷咨
名幟家肥以外能有祝轅乎旅泊者寢食一苦而已
主客之接遇若勤而流盼相失學亦有逆旅修非所
修託一昔於先聖之宮牆而謬爲勤於父師是遽廬
之智也夫倫猶是倫也今之教法聲容服器不必如

古詳而詩書六藝以正言行以教人彝則未始改也
數之行也士能自致於君臣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
其哀也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或至懷利以相接使識
者歎學之弊遽廬而不家而良有司之修舉僅若新
其逆旅以惠寄客豈不可懼哉事莫病於有苟焉之
心吾證以今之功支柱丹堊以貌日前遽廬者也敬
其事而可永家焉者也侯於吾同非家也而家之致
力廟學必計百年之壽士則自人自倫也而忍苟諸
卽士觀於是舉者莫不欣如懷賜照日月而生其朝

氣此心與吾夫子固曠世感也夫木石陶甃之爲猶
有待也自人而自倫之待乎哉行水者鑿龍門播九
河由海以導星宿廓如而濟者不航焉則吾不信也
復一於學不幸去之速未究所以冢者至今愧其出
處樂徐侯之爲功士將有興而一洗吾愧也敢以質
言諗庶乎問道於崑崙若侯之爲文翁其精神感繼
者必以禮殿與夫子之道終始而望乎天下吾能徵
之矣是役也費緡千而贏費日期而近而議不煩上
籍不及民君子是以占興土速也督修者尉趙君賢

幹材而恪敏物與事之精苦勤怠必求其實而朝夕終始以教爲政則博士萬君德鵬於作人省成尤力黃君有年鄭君有譽相而樂之俱能贊徐侯功可書

洪侯學田記

蔡復一

學而田者何以興學也邑學設舊矣而田未之聞其有田自邑大夫洪侯昉也何言乎田之興學也端化軌俗道徑於風風之捷者莫如士懸旌聳示則戎其標結轂遙馳則先其軻士也者標民而軻吏者也里人子擔簦笈從師則其父兄爲之戒具春糧之弗繼

勿問佔畢抱先聖之經倚於門牆所父兄者誰人計
上之望士曰標民而勅吏賴之厚而養之薄於何能
振夫不於其田之謂其以勸也田如此其急也而數
百年未之聞數百年未之聞而大夫昉之一旦大夫
難哉何難乎大夫非田之難難於其始又所以始之
時也大夫下車造士士淳然有興迺考於學之故嘆
曰側弁而哦者五百人而田不畝附卽令半菽不飽
之僮抱遺經空倚門牆安所仰給焉其以勸也上所
望士者謂何若之何賴之厚而養之薄也吾一日父

兄於此矣而是時也海氛方見吾閩中調兵食簿書
徵發星散飈流不遺日而讓力大夫曰夫士也賴之
厚而養之薄而以簿書徵發解也我則不敢圖之亡
何中貴人來筦山海關市之利而入諸內府與其橐
甚至裒軍餉益之而猶不足中貴人責課而中丞臺
使者責餉采權搜股益不遺力而讓征大夫曰夫士
也賴之厚而養之薄而以采權搜股解也我則不敢
亟圖之於是覈部內有他積穀若干歲久而陳不以
賑而以蠹而奇江莊故觀田吳陂莊故寺田觀寺久

廢田沒於佃諸佃盤踞饜其飽旁垂涎者目眈眈屬
之訟起大夫曰是不足爲側弁而哦者地耶卽條記
請出陳廩以穀本置學田而故寺觀田無主釀爭宜
主之學歲徵其租贍士之貧者於計便議上大府府
如大夫議而割觀田之十五畀郡學寺之額溢田三
之一入本學先後聞諸使者報可當捉襟露肘萬不
暇給之時而興數百年之曠典餘波及鄰絃歌四封
我樸兩地豈不大愉快盛舉哉不佞聞從海內諸君
子游權材挖世慨然今古之不相及而臆探其原居

謂始於士之輕而上人者不知所以重之夫今有司
卽向之士也朝釋大布之衣而夕忘其所受爰書錢
穀屑屑彙課爲功能不復知格外興勸何事寧論鞅
掌士抱遺經倚門牆離之則已踐之芻而託之則寄
宿之圃第佗其冠神禫其辭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
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
中則儻儻然離離然如孫卿所譏學者之嵬瑣是矣
士也者標民而勅吏者也標而仆表勅而毀轅何怪
於述方與其折軻哉大夫以鞅掌露肘之秋不忘廣

勵德意良殷吾黨君子居而表樹標修斐然六藝之
林得時而駕範我馳驅騁六轡而開蕩平之路不素
餐兮孰大於是又安得云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
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漢文翁
守蜀郡省少府用度齎計吏遺博士史載爲美談大
夫廣勵與勸異代交映一日父兄於此卽百世社稷
於此余讀所條記最後列五利歸於士藉興仁隆植
而敦視夫固曰不以其田之謂其以勸也植表而卜
之祝輶而毀之士必不然勸旃無令斯田之終不足

興學也若孫卿者得以哆口曰子游氏之儒也與哉
邑博士姚君奎王君植李君守文徵言於余余志其
事而申大夫之指以告諸士如此大夫名世俊字用
章歙人與余同年進士田前後若干與其處俱在
一置兌山田受種六石四斗年收租粟一十石鄉
一奇江莊廢觀田二百六十二畝五分年徵銀九
十八兩四錢三分七釐五毫

博士九雲萬先生修學記

蔡復一

師儒以道教人邑父兄常客之不及以事卽致力廟

泮之功於地蓋親矣然事則有司職之而師亦曰非
吾事也吾受成焉耳爲父兄者職其事而不能數親
以師之親而不敢使治其事而代父兄治者視父兄
與師則俱有閒矣雖主若事而心益客之此修廟泮
之功能年而不能世也在郡國以固然獨吾邑庠今
役其功最鉅而可永蓋以雲林徐侯父兄之而其碩
師爲荆溪九雲萬先生先生言曰是功也以妥先聖
日星吾道以肄章縫霜露爲教吾客也乎哉則謀於
徐侯而力主其事太石之理因創之宜緩急之度悉

自營指授祀宮講堂煥爲傑構故啓聖祠庠隘弗稱
哀息壤而升之還侵地而拓之以崇倫而章教面泮
有翠堵波而隱其頂乃閎璜門從堂攬髻卓筆如也
如升臺榭以眺高明文氣秀發學宮右有餘壤隧爲
邪徑而役於庠者其私舍負廟附焉褻且戒火遂移
役者之舍舍於右壤用塞厥隧諸門庶次第作新如
法先生目之手之罔不心之於焉朝夕於焉寒暑費
不贍者補以月俸勸諸生量力敬助無有愛輸鏹之
不時屬者先爲假貸給所傭毋俾怠輟旣告成事環

觀者維然以耳目睹記良於工莫今役若薦紳及
子弟嘆曰吾逮事先生多賢其敬廟泮之事能自
爲功莫今萬先生若也復一旣爲記申徐侯教士大
指諸生復礱石欲再得言永先生之勤或謂教以修
道修於土木其事也細惡足以張先生復一諗眾曰
事者所以事道也而細乎哉妥先聖而日星吾道肄
章繼而霜露吾教莫有大焉者矣師也父兄也一也
主其地而容其事者何也郭林宗所過逆旅必泥掃
而後去之况受先聖之教家其弟子日親其所爲釋

萊講德之居而可曰吾容也非吾事曾逆旅之不及
耶然非先生則未有不自容者也唯先生示軌潔以
方故意諭而迪貞教肅以惠故躬率而勸誠務惠以
周故力奮而和規之以始宅之以衷貫之以終勤有
成謀不愆於素是心也可以學可以政夫學通天地
人無弗主也固其躬而容物而物於是有藩樊夫政
思居思外無弗上也固其私而容公而公於是有傳
舍藩樊相攘而堂奧裂傳舍相郵而宮廬廢嗟乎世
無郭林宗疇逆旅而家勤之者吾懼其家之荒於旅

也如先生者以趨古學而式古政有餘矣士風於先生之事將必有學而光明政而俊偉者出以推明先生與徐侯之遺烈孟子固曰師也父兄也敬志以俟非志勤也志事道也先生諱德鵬字而上宜興人

重修文公書院記

張瑞圖

晉江人

邑何以有紫陽書院也以其爲紫陽始仕之邦教化之澤存焉也其在學宮之東也自元至正庚寅始也其徙而學宮之西也自洪武甲午始也其又徙而東門之內也自成化壬辰始也其又徙而梵天之頂禪

剝之後也自嘉靖壬子始也倡其議者前輩林公欠崖任其事者學憲朱公鎖山也又六十年而毀毀而復新者自萬歷壬子始也任其事者邑侯李公董具役者國子生陳士鸞也李侯之爲同安也若試龍淵於一覘也吏稱神明民稱愷悌下車三載雨暘時若歲頗有秋暇則延見諸生與譚說道業商略藝文若照瞻列眉無不各極意去而又以爲無當於教化之原作正俗篇與士民更始椎雕爲樸抑競爲恬摧剛爲柔還薄爲厚一時瞿然顧化而又以爲未盡感乎

之旨則捐俸而襄斯役賈生有言俗吏之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若侯則真可謂知大體者也既竣事而諸生陳世濂世勛走使溫陵山中謂不佞瑞圖曰前壬子之役則次崖林先生碑之今壬子之役則吾子言矣予讀林先生文其敘次書院山川之勝真以文章爲繪事卽余未及錯趾已歷歷若在目前矣惟是紫陽之學其於道術毫釐之際斷斷如也今其書院三徙而迺隣於化人之宮維摩之室而又爲壺榼嘯歌遊戲流連之場而材先生實倡其議故其

所爲記不能無費解脫之言中間稱引用文公守漳
日故事其說良美而其旨歸於藏修游息而援浴沂
舞雩以爲宜僚之九後學主臣竊以爲先生求其說
而未得也不佞謂自有天壤以來聖賢之道流行而
不息而禪釋之教亦蔓延而未絕夫四方上下無窮
無盡而通達之國若存若亡然則吾儒之與異端縱
使別戶而居畫地而守唯之與呵相去幾何固不必
爭於遠近之間蠻觸之際也要在吾黨之灼然不惑
者謂何耳孿子之似者惟其母能辨之何則真知其

所由生也聖人之教生於實而釋氏之教生於虛生
於虛者恟怳權譎令人可喜可愕而竟無所歸宿生
於實者其說甚迂而爲途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爲規
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紫陽之學真知聖人之教
之所由生者也後之君子苟不能真知紫陽之學之
所由生則雖浸假而在東門之內峻藩垣以爲固浸
假而在學宮之傍託宮牆以爲堅猶將心戰而出操
戈而入也苟真知紫陽之學之所由生則雖遽廬於
志嶺布席於淨土交臂於瞿曇而其燭然不惑者自

若也梵天之頂禪刹之後而巋然爲紫陽之宮何不
可也聖學旣湮世儒憚於規矩準繩之嚴而好言爲
魚活潑吟弄風月之趣其流之弊不至於七賢八達
則不止起於宋儒張皇與點之言爲之嚆矢也紫陽
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曰某平生不喜說此話論
語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
沂註一章畱爲後學病根不佞謂紫陽斷斷於毫釐
者以此以是推林先生所稱文公故事之本意而發
其未盡之說使邑人士之至於斯者眞見紫陽雖來

且夫於黃面之鄉而燭然不惑焉陳生兄弟其持不
佞此說以質諸李侯倘不以爲無當則三尺之石姑
取記歲月焉可也李侯名春開字晦美別號青岱江
右廣昌縣人

浯洲四泉記

盧若騰

酒之爲洲大海環之地本斥鹵泉鮮清甘茗飲者病
焉蓋茗之香味不得佳泉不發而島上之泉非出自
石中者不佳予不能酒而有茗癖終日與泉作緣曩
緣舊聞第知有鱗眼將軍一泉耳鱗眼出太武山顛

泉竅噬吸象蟬眼之眨動將軍出兜鍪山麓石壁閒
故以爲號予家東北望太武二十里而遙蠟屐酌泉
未數數然西南距兜鍪四里而近奚童汲運不甚艱
遂得時時屬饜去秋偶過華嚴庵試其天井中石泉
而善之曰蟬眼將軍而外此其鼎之一足乎題壁紀
事有未經嘗七盃幾失第二泉之句已而族人告予
曰村北數百武有龍井焉宋時龍起其地泉湧石罅
迄今大旱不涸吾里名龍湖先永豐令公別號龍泉
者以此靈跡所存必有異味盍試之汲以瀹茗果大

佳嘆詫曰忽近而謀遠得母爲龍神所笑因并致四
泉而詳較之螭眼醇釀冽潔赴喉之後舌吻閒尚有
餘甘龍井醇冽不減螭眼所微遜者螭眼出於危石
旋湧旋瀉汲者必以葉承之入器其鮮活之性毫無
所損而龍井有窟瀨水水稍停宿故入口頗覺遲鈍
若決積淵而挹新液二泉殆難爲伯仲也將軍居洲
之尾氣力發洩已盡冽而不醇華嚴分太武之支醇
精未散但庵堂旣高於井而庵外稼地復高於堂人
跡所狎不無飛塵所犯遇久雨則客水注入色同行

潦矣移其宇濬其溝使出泉之石挺然而露卽不敢
望螭眼何不可軼將軍而上之也哉蓋泉之所處亦
有幸有不幸也據現在而品之螭眼第一龍井第二
將軍第三華嚴第四己亥伏日島上泉客識

浯洲節烈祠記

盧若騰

夫孰不知節義之爲重也齒頰樂道人人能之若乃
著其教於眾而延其祀於鄉則惟願宏力定者幾焉
斗門陳膺授字彥受通家子也積學勵行厄於數奇
乃其意念深矣凡事必謀其大且久者居恆語余曰

涪島科第輩出不獨以文章重諸德業可師者有鄉
邑之志乘焉有鄉賢之俎豆焉亦既足以示儀型而
風後進矣惟是一卷微區而節烈之婦相望不絕海
內名郡邑未能或先顧名半逸於記載而事漸沒於
風烟非所以敦化維俗也先生獨無意乎余唯唯卒
未暇及辛丑壬寅之閒島上風景稍異彥受曰請借
閨閣之英靈以鼓鬚眉之勁氣可乎余韙之爰有節
烈傳之作維時海印鼎新巖工告竣彥受復以前說
懇懇忠振于公亦韙之爰有節烈祠之建議以每歲

中元日舉祀事焉彥受之督巖役也乃第坤載字彥
闢實偕之朝陟巘夕還家足重繭而不知瘁一意爲
茲巖增勝槩時出其私囊以佐公鎡精誠之積爲山
靈所歆久矣茲祠旣成凡以游事來者一瞻禮閉而
忠義節俠之心油然而生其視峯巒之登眺泉石之
盤桓所得不較奢乎然卽茲巖殆將以茲祠重也夫
祠而能使巖重也者其始末烏可以無記因走筆敘
次而勒之石

前孚濟廟記

解智

太武之陽有鉅區曰馬坪有山曰豐連山之腹爲南
郛村山之峽舊有龍湖庵其左麓爲馬牧王祠卽今
孚濟廟歷古所修建以祀勅封福佑聖侯者侯姓陳
名淵唐時人貞元中柳冕爲閩觀察使奏設萬安監
滋養馬匹泉中置馬區五而浯其一也侯以牧馬莅
茲土與將領李俊衛傑等協謀併力化荒墟爲樂土
是後耕稼漁鹽者生聚蓋日蕃焉俗傳侯爲天駟降
精故豢馬而馬息且長于驅策驪黃牝牡千百其羣
散食于島上欲聚之則伐鼓豎旗馬能自別旗色立

旗下凡來市馬者每十輒加一贈之及渡江止所買之數在贈者陰返其羣人知其爲神稱曰馬祖後坐化鄉人泥其遺骸爲像結草爲庵於侯始駐劄之處歲時尸祝日爲護驥將軍凡有款謁昭答如響如旱禱則甘霖沾足荒禱則驅蝗赴海疾禱則靈泉湧出卽洋井塘乃神劍所指者而飲者立瘥至元時倭夷內侵羣艘周泊于東南江滸諸村村多受焚掠之毒因哀號請捍于侯侯卽著靈威陰風旋起壁上畫馬皆嘶如赴敵狀次日颶風大作簸海揚波陰雨浹旬倭船礁碎飄

尸流體又作黑霧五日咫尺不辨賊無歸路星散逃
亡有投古塚而死者有潛伏林莽就擒者終不敢內
窺皆侯幽贊之功也一日有樵童午憩馬林中夢一
冠冕黃衣人駐馬言曰我以陰兵靖爾疆土力疲氣
憊向所塑像已拆鑄矣爾可諭眾重飾我儀再新廟
宇又李衛等督領王錢二舍人發兵協助俱宜配祀
斯慰神衷覺趨視之像果開罅流血以告眾眾驚及
輸賦大都者以事聞於朝遂勅所在官司大構堂宇
于豐連山之麓春秋血食封爲福祐聖侯幽婚林氏

爲靈助夫人賜廟額曰孚濟云夫人未笄時善蠶績
嘗採桑到馬埤入謁焉見侯色相英爽大類生人戲
以永締絲蘿之語所蠶於神香未焚而先烟燭不火
而自焰頃有一白鸞昇空而去夫人倏歸真矣經旬
肉軀不仆眾議殮而葬之乃牢不可舉咸錯愕蕭衣
冠于夫人尸前曰爾靈果願幽配於侯卽轉軀而步
以爲信未畢尸去地尺許益異之遂以其骸塑像而
耦於侯之座右信爲仙緣夙契不可誣也夫人又握
鑄生之柄凡乞嗣者往往獲驗故奉之者又加虔焉

其佐李俊勅封拱靈將軍衛傑勅封輔衛將軍錢舍
人封都統王舍人封忠翊至於飛靈傳命符使暨神
前二先鋒大將亦捷報應人莫不輸誠瞻禮以祈鴻
庥朱文公簿邑時有次牧馬王祠詩曰此日觀風海
上馳慇懃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
擁帝基雲樹葱蘢神女室岡巒連抱聖侯祠黃昏更
上靈山望四際光天蘸碧漪又邱鈞磯先生謁坪庵
有題云探竒窮海印乘輿陟高阡護纛標芳烈昇鸞
證鳳緣祠幽深樹合裨古碧苔沿遺蹤猶可訪落日

馬坪烟初廟凡七座繚以周垣規式壯麗丹青炳耀
中殿有蜘蛛結網樓工構極巧奈歲久老腐雖重新
者不一二數然終不逮古制環廟林木蒼然且多產
藥苗珍禽探幽勝者朝暮接踵左有洗馬溪千艘叢
泊右有龍湖庵鐘鼓鏘鳴活之勝惟是爲專矣焉吁
陵谷易變盛衰靡常然神之靈赫不磨又安知整舊
重新者之必無其人哉謹考而備志其實崇信君子
追蹤慕烈可以勃焉興矣於是乎記

遊大輪山記

黃江

去城北里許爲應城山又迤邐東北巉巖巖業者大
輪山也山自大尖來橫亘十餘里孤卿九躍三魁大
帽鴻漸皆控引襟帶閒而蜿蜒蟠結特具怪奇狀乾
隆八年六月丁丑余與同人訪山僧遊焉徑從城郭
人家曲折而入陡然豁山門也淵然深放生池也巍
然峻梵天寺也舉皆迷離隱見於離披老樹閒金光
井蒼翠岑金牛石湫流泉悉幽邃有清趣旣搜探畢
未見所謂奇怪狀也主人庀酒集於玉蘭之堂夜又
登雷月巖以迎月老少參錯譁然盡歡乃相與攀蘿

至最高處素月初出山色皆青其層巒聳若大仙
乘車張蓋之行空也其重嶂森列若巨靈露冕我冠
之危坐也其出沒盤礴若羣驅虎伏馬騰之莫制也
乃指謂同人曰是所謂躍馬奔輪非耶諸山羅列皆
不能及吾遊爲不虛矣酒醒寺鐘斷續圓月高懸余
弟挺士鼓掌而歌歌曰與客攜琴兮上翠微白雲蒼
靄兮欲沾衣車馬陵霄兮勢崔巍竟歌畢洗盞更酌
達曉而歸

興建華圃書院碑記

黃濤

三賢堂在龍池巖隔澗之南考舊邑乘爲唐謝脩南唐洪文用宋石蕢栖隱處迨朱子守漳時訪名蹟數至同而楊志追慕先型建三賢堂以祀之世遠年煙僅存故址余嘗與兄巨川讀書龍池陟基憑弔意圖興復而忽忽未逮者已有年歲辛巳解組歸田欲建一堂祀先賢率鄉人講學行禮以酬夙志而募資實難其人適余叔砥園潘君君雅欣然當募建之任不數旬遠近之醵金者雲集乃鑿石培傾拓舊基而大之中建一堂西向祀朱子翼以兩房俯以拜亭右構

層樓三閒以祀三賢南面海各周以墻宇鑿池於兩
墻閒引泉注之有石澗繞樓背由樓東上余自築舍
襟石枕澗曰磊巖又轉東南高處穿石峽而上構曠
怡亭以望遠從紫陽祠南下鑿徑轉西北濱澗又構
亭曰憩亭南有鏡石繞石遍植松篁砥園君雅自構
蘊玉居面石沿山累垣截澗抵寺崖凡六七十丈樹
石坊於山門榜曰華圃書院經始於壬午正月越十
月告成糜番錢壹千叁百餘枚求諸里內而足吾鄉
固多樂義哉於是塑紫陽像製三賢主附以楊公李

公合一方人士奠祭燕飲以落之僉曰數百年古蹟
煥然復新拓佳勝禮先賢興後學一舉而三善備焉
余曰名賢所在風教關焉使登茲堂者思先賢令德
若探幽勝必陟其巔而搜其奧以之淑身以之範俗
使柔梓詩書絃誦比於鄒魯是尤余志之所望也夫

高士軒記

劉 蘭

軒孰所作非朱子作之也孰所名則朱子名之也朱
子主同簿居是軒更前名而名之也名涉於侈朱子
記中既自解釋之而更寓自勵自謙之意聖人之言

也顧名所自起朱子不明揭其人之姓字俗士多昧之考前漢書元成之世有孫子巖者名寶能明經有高節御史大夫張忠善其學問辟延家塾欲令課諸子寶自劾去強還之久更署爲主簿卽歡然祭竈延鄰怪問之曰高士不爲主簿子悅之何也曰大夫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道不可屈而身可屈不遭者可無不爲爲師則不可主簿則可忠慙而謝之薦之以爲諫大夫以忤王商免味其言則孫君之任是職有不屑之意焉朱子以弱冠名進士通

卷之六 三

籍投閒其取斯名意亦深焉觀其以乘田委吏比可
以窺其微矣乃其駁詰安得獨目高之語則有素位
自得之意而無歎窮嗟卑之情以此見朱子之學自
其少壯已臻仁聖之域此其所以澹泊明志寧靜致
遠灑然無與於富貴貧賤之迹歟軒名於有宋紹興
之年迄今六七百載棟宇重新者不可勝紀而獨存
朱子所更之名則其紀於石於乘以光同邑後之記
斯軒者唯羅一峯先生極力發明高字之旨蘊斯則
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觀斯軒而心向往者乎

小桃源洞記

薛起鳳

小桃源者萬石石洞也詣萬石未至山門有橋橫於溪上樹林陰翳怪石錯落中有小徑崎嶇以進得一門焉而小桃源乃見入門循石磴自上而下大石竦立止畱一閒纔可通人俯而入過小橋豁然平地可容數十人石几在焉夏月趺坐其閒涼生兩腋幾不知暑氣之何往也有水自上來遶几而流以趨於罅鏗鏗不已如作樂聲李司馬稱爲水鳴韶者是已由水中履小石數武至一隅稍晦黑注目久之遂有所

見有長石一片晶瑩滑膩名曰石牀從此旁穿側出
或可坐數人或可坐一二人皆不及向者之寬矣又
行全一隅第聞石邊水聲瀾瀾無恙可尋移石於水
踐而過焉有石數級拾而登又俯而下儼然一室也
宏敞可憇有門二水環其趾積沙爲岸閒以清渾濯
足濯纓惟人所用其洞中泉石上有句云這裏常存
雨意其中似有龍潛又云一線煙霞空裏綴沒絃琴
瑟石邊彈其姓氏不傳所鐫年月亦無可考焉

大輪山爲同邑主山魁岸端重巋然而中峙四周連岡環列島嶼縈帶若鱗介之宗龜龍也山腹迴復中窪有梵天禪刹而紫陽書院跨其上冠山挹海四望周達奄有一邑勝加以怪石穹窿香泉瑩潔松風謾謾起層梯危磴閒景尤清絕有宋朱子嘗遊息於斯刻石畱題後之登茲山者低回神往穆然景仰於山高水長此前明次崖芳洲二先生書院之建所由昉乎國朝毀於兵火底定後邑人士復繕完之嗣是隨壞隨修而制有未善識者憾焉乾隆歲壬申颶

風飄頽殆盡思敬與族兄秉禮登陟拜瞻爲太息久之明年冬因與洪君敬璜議倡重修徵諸樂助所不足者思敬黜勉成之秉禮審度地宜增拓講堂寢室奉安 朱子像主抑前廡以達外觀三門俯臨峭塹石欄護之蹊逕迤東委折而下於是邑中山之聳出者無不歷歷可指數於几席之間左廣學舍七間右築小亭忽有石泉湧出因濬爲池水冬夏不涸蓋祠宇雖仍舊貫而爽塏高明不啻倍之矣費白金七百

餘兩始以諸生族兄薰祖武等十五人更迭董視繼

則敬璜秉禮分督十閱月落成於是諸生以時習禮
講學其閒吾知欲晞孰禦學山而至於山是真能景
仰 朱子者矣則斯書院之新徒爲山川增景色已
乎

狀

乞立蘇丞相祠堂申縣狀

宋 朱 熹

右某等伏觀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
空趙郡蘇公道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
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

榮義二坊故宅基址宛然尚在而後生講學不復聞
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改上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
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閒地架造祠堂
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水前列之風聲庶以激勵將來
俾後生之竦飭謹具狀申縣

劄

請徐王充學賓申縣劄

朱 熹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
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

應中畱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姿樸茂操履
堅懇求之流輩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
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
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云

諭

同安縣諭學者

朱熹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
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至日中

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于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如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

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學素講于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某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朱熹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

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必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宮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

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
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
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
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
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
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
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
得與諸君遊今幾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義無
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

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
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朱熹

當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

諸君了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
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
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
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
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
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
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
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
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

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熹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特爲觀聽之矣而已古
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
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
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
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
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
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而身不知自力以至卒

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
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
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
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
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差
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某典領之故茲勸諭各
宜知悉

策試榜諭

熹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

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于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跋

結駸堂跋

劉存德

是地舊有堂曰結駸宜和閒縣令危以他識及之勒之石陰與并石臺並傳然不知其創之所始與其意

之所謂某自來歸遲於此乃得廢井於懸崖之下浚
之則磚墁如故而隘甚僅可以通挈壺且峻甚而勞
於抱甕意必好修之士能自治而不顧及物甘直遂
而恥於機智者之所爲也易曰井甃無咎固非所以
名堂之意耶是意埋沒於數百年之後始於予而一
遇焉予顧可以無悟耶乃結廬而居之遂以名之

議

修理東西二溪堤岸議

國朝

莊光前

同附郭東西二溪分源合流東注于海浩淼無際始

未嘗有堤也有之自前邑侯唐公始公於癸丑歲涖
同遭二溪水患思築堤保障以艱去未就丁巳復涖
茲邑廼鳩工創建累沙而成兩岸計長千三百餘丈
環植萑葦以護之蓋亦防患拯溺之美意也嗣是以
後尋圯尋修歲亦收其租入然愚以爲溪之有是堤
也在下流不在上流下流之民利上流之民不利何
則東溪自羅山衍派南行三十里與西溪會西溪自
清溪界發源過本邑感化里與竹山坑等六水東行
與東溪會兩派逶迤至匯合湍流之處愈覺鬱屈旋

繞欲潰不能欲決不可所賴下流無所滯碍得以旁

通四達一縱而注諸海也而上流乃獲安自有是堤

以來兩岸相望正東下流之咽喉波心不加寬而港

道日狹狹則無所容其脫卸而溪又挾沙以行是以

積久淤塞不通下流地勢反高於上流且將倒灌橫

決重以二溪抗衡之勢而濤怒滋張其不能復安故

道無惑也且上流當縣治之衝由郭外西北隅暨從

順感化而上數千萬戶田疇廬舍視下溪奚啻百倍

水自上而下故上流受水之當頭謂將以東西兩

山方集
九
左
汗束縛之遏滅之而水必不受是以不如其性左衝
石突混魚龍驅沙石全力而激諸上流不至壞廬舍
沒田疇頽城郭而魚鼈人民不止也嘗於壬申甲戌
兩年之災驗之矣壬申七月初八大水甲戌閏四月
十八日又大水西岸自護同山以南東岸自海埭以
北俱屬下流民田舍宴然無事過此凡屬上流者盡
爲澤國湮沒十有六七猶幸岸圯一隅水有宣洩而
患稍平則利與不利之故彰明較著矣蓋上流無堤
岸之防水之衝突也其勢急下流藉岸以護水之衝

突也其勢緩故下流利而上流不利正爲此也倘欲
爲萬全之計則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盡爲堤築然
後水歸一道由地中行而下流安卽上流亦安不然
與其有堤而水以專而激孰若無堤而水以分而殺
也哉

辯

光州固始辯

洪受

夫閩祖光州相傳之謬也蓋亦有之而未必其盡然
也予讀五代史記唐末羣盜起有壽州王緒者攻陷

光州而爲其州刺史以審知兄王潮爲軍校時蔡州
秦宗權會緒擊王巢緒遲留不行宗權攻之緒率眾
南奔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潮
與前鋒將謀殺之于南安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
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至耆老相率遮留潮引兵圍
彥若逾年克之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
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敗之暉見殺
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潮卒審知
代立唐拜爲威武節度使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

拜審知中書合封閩王審知卒長子延翰立以延鈞
爲泉州刺史延稟爲建州刺史鈞審知次子稟審知
養子也二人謀殺翰翰死而鈞立子繼鵬殺之鵬立
無道控鶴都將連重遇迎延義立之義立而鵬見殺
義審知少子也復爲重遇所殺義殺而延政立亦審
知子也建州建國南唐李古亦破之遂降于南唐遷其
族于金陵泉州軍將陷從劾亦降南唐景以爲清源
節度使是歲景之保大四年也夫審知未入閩之初
閩之人民蓋亦衆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觀察使焉所

以治之也及審知之既入閩也至於漳浦始云有眾
數萬則前此之眾未盛可知矣今至閩郡縣上自大
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誣乎閒有
之者亦審知之子孫與士卒之餘裔耳然保大之際
且遷於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始而謬相沿襲耶
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慨夫時俗之不察

故書之以附於此

鄭夾滌家譜後序云夫閩人稱祖
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

弟以固始之眾從王緒入閩王審知因其眾克定
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嘗

審知之時貴固始

銘

政銘

宋朱熹

擊之鏜兮朝既暘兮
巧趨踰兮德音將兮
思與子偕響兮

80619

卷終